



墨香齋藏書

第二卷

甘肅文化出版社

二十四史



二十四史

精編

甘肅文化出版社

第二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這時，天子再次冊問。

制書說：「聽說『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證于人，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檢驗于今』。所以朕詢問于天人之應，上尊唐虞，下悼桀紂，漸微漸滅，漸明漸昌的道理，應該虛心給以研究。現在你們明曉陰陽所以能够造化，而且熟悉先聖們的德業，但是文采還沒有充分發揮，難道是當世之務迷惑了嗎？條貫不一，統紀未終，豈非是朕的愚昧？聞見不廣？三王的教化開端不同，但均有過失，有人說長久不易的是道，難道在這方面也有差異嗎？眼下你們已經著明了大道的終極，陳述了治和亂的開端，應該熟悉它研究它，考察它重復它。《詩》不是這樣說過嗎？「唉！你們君子們：不要常常圖安息，神明聽見了這些，會將最大的福祿賜給你。」朕準備親自閱覽，你們應該勉力呀！」

董仲舒再次對策說：

『臣聽《論語》講：「有始有終者」；只有聖人能够做到！陛下今天施加恩寵，聽取了為臣的意見，再下制策，重申其意，而盡宣聖德，臣禁不住叩頭致謝。前幾次の上對，條貫未竟，統紀不終，辭不達意，旨趣不明，這是臣子孤陋寡聞的過失所致。』

『制書說：「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證于人，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檢驗于今。」臣聽說上天是萬物的主宰，故包羅萬象而沒有絲毫不同，建造日月風雨以與其配合，歷經陰陽寒暑以與其統一。所以聖人效法上天而豎立大道，也是泛愛天下而大公無私，布德施仁來富裕大道，設義立禮以引導民衆。春季由上天所創造，仁德為國君所喜愛；春季由上天所撫育，德義為國君所培養；霜凍是上天的肅殺，刑罰是國君的手段。由此說來，天人之征兆，古今之治道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揣度天道，下質諸人情，參考古代，核查今日。所以《春秋》譏諷的，是災禍降臨的；《春秋》所厭惡的，是怪异所出現的。記載邦家的過失，兼述灾异的變化，依此便可以看到人們的所作所為。美惡的由來，才能够與天地相通相應，這講的是上天的一個方面。古代的教訓之官，致力于用德善育民，民衆向善之后，天下的牢獄也就不復存在了。如今廢止而不修復，便無法用來化民，因此民衆抛弃仁義而追逐財利，于是犯法獲罪者多。一歲之中進入牢獄的有成千上萬。依此可見，古法不可不用，所以《春秋》對變更古法之事多行譏誚。上天的令稱之為命，命，只有聖人才會執行；質樸稱之為性，性，只有教化才能養成；人欲稱之為情，情，沒有制度就無法節制。因而人君恭謹地接受天命，以順應其命令；認真地推行教化，以養成民衆的性；端正法度，分別上下，以抑制其欲望。修煉此三道，那么根本就牢固了。人受命于上天，便

會超然有異于群生，人門有父子兄弟之親情，出門有君臣上下之友誼，聚會相遇，便有耆老長幼之次序；燦然有文相連接，歡然有恩相敬愛，這是人們最寶貴的。生長的五谷是糧食，植種的桑麻是衣服，麥養的六畜是肉類，牛耕地馬騎乘，圈養豹虎，是獲得了上天的精靈，比物貴重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天地間的生命人最偉大。」明曉天性，知道自己比物高貴，知道自己比物尊崇，就會懂得仁義；懂得仁義，便會重視禮節；重視禮節，便能一心一意行走善道；安處善道，就可以高興地依順物理；依順物理，就能够稱得上君子。所以孔子說：「不了解天命，就不能成爲君子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『制書說：「上尊唐虞，下悼桀紂，漸微漸滅，漸明漸昌的道理，應該虛心給予研究。」臣聽說積少成多，聚小致大，所以聖人莫不以暗致明，以微致顯。因此堯從諸侯升位天子，舜從歷山之中興起，並不是一天時間就顯著的，而是慢慢發展進步的結果。言語從自己的口中道出，是無法收回去的；行動是由身體實行的，是沒法遮掩住的。言語行動，治國的基準，這便是君子能够感動天地的原因。故能盡衆小，則致高大，能慎至微，則致彰明。《詩》雲：「只有文王，小心謹慎。」故堯兢兢業業日行其道，舜戰戰兢兢日致其孝，積善而名顯，彰德而身榮，這就是漸明漸昌的道理。積善于身，猶如自幼至壯，人們不大驚詫；積惡于身，就像烈火銷膏，人們見怪不怪。不明了情性不清楚流俗，誰人能够知曉？這也就是唐虞能够獲得好名聲，而桀紂被當作借鑒的主要原因。善惡相從，如影響之隨形聲。桀紂暴戾怠慢，所以讒臣并進，賢智隱伏，罪惡日顯，朝綱日壞，還依然洋洋自得，以爲日在中天，最終遭受陵夷而國家滅亡。暴逆不仁，不是一天就要滅亡的，也是慢慢發展的，因此桀紂雖然無道，還在王位十多年，這便是漸微漸滅的道理。

『制書道：「三王的教化開端不同，但均有過失，有人說長久不改易的是道，難道在這方面也有差異嗎？」臣聽說快樂而不淫亂，反復施行也不厭倦者稱之爲道；道者，萬世不會出現弊端，出現弊端便是道的喪失。先王之道一定有偏而不全之處，故政有不明而不能徹底施行，只得糾正偏頗以補救失誤。三王之道的開端不同，不是相反，擬將救溢扶衰，而所遇到的情況却發生了變化。所以孔子說：「無爲而治的人，只有舜啊！」改正朔，變換衣服的顏色，是爲了求得順應天命；其余的則完全遵循堯道，還有什麼好更改！因此人君只有改制之名，而無變道之實。當然夏崇尚忠誠，殷崇尚恭敬，周崇尚文雅，人君所繼承的、所補救的、應用上述措施。孔子稱：「殷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，所廢除的、所增加的，是可以知道的；周沿用殷代的禮儀制度，所廢除的、所增加的，也是可以知道的。那么，假定有繼承周而當政的人，就是以后一百代，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。」此句話講百王所用，都是夏商周的。夏因襲于虞，

却不講所廢除的、所增加的，其道是一致的，而崇尚是相同的。道的本原來自于上天，上天不變，道也不會變。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承而遵從一道，就沒有弊端補救，故不講夏世的減損增益。依此可見，承繼治世的其道也相同，承繼亂世的其道就有了改變。如今我漢因襲大亂之后，應該稍微減損周朝的文雅，還要采用夏代的忠誠。

『陛下擁有明德美道，憐憫世俗的菲薄，哀悼王道的不昭，故薦舉賢良方正之士，議論考問，將要復興仁義這種美德，顯明帝王們的法制，建立太平之大道。』臣愚鈍不肖，敘述聽到的，誦讀學過的，引用老師的言語，希望不要出現遺漏罷了。如果是討論政事的得失，考察天下的虛實，當為大臣輔佐們的職掌，三公九卿的責任，臣仲舒是不具備資格的。不過，臣私底下也有感覺奇异的地方。古時的天下也就是當今的天下，如今的天下也就是古時的天下，同是天下，古時則為大治，上下和睦，習俗美盛，不下命令事情就能做好，不發禁令奸邪就可止息，吏中無壞人，民中無盜賊，牢獄空虛，德潤草木，澤流四海，鳳凰來朝，麒麟來游，用古量今，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距！是錯誤暴戾陵夷的結果？還是喪失了古代的大道？抑或是違反上天的意旨？嘗試着稽考古代，返歸上天，大概可以找出其中的原因吧？

『上天所分配的、賜予的，賜予牙齒的則不分配角，分配給雙翅的則只有兩只腳，這便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獲得小的的道理。古代支付給官員的俸祿，不要求接受者去種地，去經商，這也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獲得小的的道理，與上天的意旨相同。那已經接受了大的，却還要得到小的，連上天也無法滿足，何況是人啦！這乃是民衆怨聲不斷，從不滿足的根由。身寵又有高位，家富還食厚祿，于是便憑借着高官厚祿，與天下的百姓爭利，民衆怎能聽話！喚使着衆多奴婢，豢養着不少牛羊，拼命地擴充田宅，增加產業，積蓄資產，一心于此而無止息，以此剝奪貧民，貧民因時時受到搜括，越發窮困了。富人家奢侈羨溢，窮人家是窮急愁苦，窮急愁苦却得不到國家的救助，那么百姓就不樂生了；百姓無法安居樂業，便會連死都不怕，那能不犯罪呢！這就是刑罰之所以衆多但奸邪數不勝數的原因。因此，食祿之家，只是食祿罷了，而不與下民爭業，這樣，利可平均，家給人足，這就是上天之理，也是太古之道，天子應當效法以為準制，大夫應該遵循以為行動。公儀休為魯之國相，回家后看見妻子在織布，十分惱怒而休掉了發妻；在家吃飯看見了菜盤中的葵，滿臉不高興地跑去拔掉了葵，說：「我有國家支付的俸祿，怎么能够攫奪園夫紅女的利益呢！」古時的賢人君子身居官位的全是如此，所以下面的百姓贊賞他們的行為而樂于聽從他們的指教，民衆廉潔却不貪婪。當周室衰敗之時，那些卿大夫們不

急于行義却匆匆忙忙地去逐利，從此喪失了推讓之風，則興起了爭田的訴訟。這就引發了詩人的嫉恨和譏諷，說：「又高又險的南山，大石堆積成岡巒，威風凜凜尹太師，十目所視萬民瞻。」你好義，民衆便會向往仁義而風俗大變；你好利，百姓便會邪惡放縱而風氣大壞。依此看來，天子、大夫，下邊的民衆都盯着你，效法你，遠方的人則會引頸觀望，準備投奔。近處的人看着你效仿着你，遠方的人觀望着模仿着，怎么能够占居賢人的位置却做着庶人才可以作的事情！皇皇謀求財利時常憂愁匱乏的，是庶民的觀點；皇皇謀求仁義時常擔心教化民衆的，是大夫的思想。《易》雲：「背着東西，乘坐車子，會招徠盜賊。」乘着車子的，是君子的身份，背着挑着東西的，是小人的事情，這句話是說居于君子之位却做着小人的事情，肯定會招惹禍患的。如果居于君子之位，干着君子的事務，就應該像公儀休那樣。若廢其所行，那么便會無所作為了。

『春秋』的大一統思想，為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。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主張，旨意不同，所以上邊不能一統；法制多次改變，下邊不知道如何維護。臣愚以為那不在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的學說，應該全部禁絕，設法廢黜。邪僻之說滅熄之后統紀就能一致，法度即可彰明，老百姓也就有了跟隨的目標。』

對策結束，天子拜仲舒為江都相，服事易王。易王，是天子的兄長，所以一向驕橫，喜好斗狠。仲舒經常用禮義勸諫匡正，王也因此敬重他。後來，王向仲舒提問說：「越王勾踐和大夫泄庸、文種、範蠡等策劃伐吳之事，很快就滅掉了吳國。孔子說殷世有三位仁人，寡人也認為越國有三個仁人。桓公請管仲解決疑難，寡人也求您解決疑難啦！」仲舒回答說：「臣愚昧不能够回答大王的提問。但聽說古時魯君問柳下惠：『我打算討伐齊國，行嗎？』柳下惠答：『不行。』回家后面有憂色，自言自語道：『我聽說伐人之國不會向仁人征求意见的，國君為什麼要向我提出這件事情？』只是問問而已，就使柳下惠感到了羞辱，何況是設詐去伐吳！依此推測，越國沒有一個仁人。所謂仁人，是端正其義却不謀求私利，顯明其正道而不計較功勞，所以仲尼的門下，五尺的孩童是羞于提到五霸的，這是由于春秋五霸先行詐力而后施仁義。如果行詐力也就罷了，所以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門下宣傳稱贊。同其他諸侯相比，五霸還是賢明的，但與三王對照，就像武夫之石和和氏璧一樣。」王聽后，很是高興，說「好」！

仲舒治理王國，用《春秋》灾异的變化來推測陰陽錯行的原由，若求雨，就堵塞塞陽，放縱陰；想止雨，就反其道而行之。在王國中施行，總是隨心所欲。不久罷相，成了中大夫。早些時候，遼東高廟、長陵高園的大殿發生火災，仲舒在家里推釋其意，草稿還沒有

呈送之時，主父偃來拜訪，兩人見了面。由于主父偃的嫉妒，就將草稿偷走并上奏給了皇帝。皇帝將此草稿出示給儒生們觀看，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這是自己的老師所爲，認爲極其愚笨。因此仲舒被捕入獄，論罪應該處以死刑，但皇帝却赦免了他。之后，仲舒再也不敢談論災异了。

仲舒爲人廉潔正直。這個時期正在打擊四夷的騷擾，公孫弘研治《春秋》趕不上仲舒，但他阿徇世俗，獲得了公卿的高位。仲舒覺得公孫弘溜須拍馬，所以公孫弘很是嫉恨。膠西王也是天子的兄長，特別的放縱恣肆，多次將一些三千石的官員陷害死。于是公孫弘就向皇上報告說：『只有董仲舒做膠西的相最合適。』膠西王早就聽說仲舒是個大儒生，就很好地對待他，仲舒擔心時間長了會出事，便托病辭官了。兩次做王國的相，侍奉驕橫之主，正身以率下，多次上疏進諫勸告，在國中傳播教令，均有好的治績。當辭官歸家之后，從來不過問家事產業，只以讀書著書爲樂。

仲舒辭官在家，如果朝廷有大事，一定會派出使者或者廷尉張湯到他這里征求看法，他的看法都很合乎天子的要求。武帝即位不久，魏其、武安侯爲相，他們十分尊崇儒生。所以，仲舒上書對策，推贊孔氏，抑黜百家，建立管理學校的官員，州郡舉薦秀才孝廉，全是仲舒的建議主張。年老，無疾而終于家。后來其家遷居茂陵，子及孫輩均以學問深厚做過高官。

仲舒的著述，皆以發揮闡明經術的意旨爲主，加上他的上疏、條奏等，共計一百二十三篇。其評說《春秋》史事的得失，還有《聞舉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等等，共幾十篇，十多萬字，均流傳于后世——他認爲這些篇章有利于當世，也有益于朝廷。

漢光武帝本紀

世祖光武皇帝，諱秀，字文叔，南陽蔡陽人，高祖九世之孫也，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。發生春陵節侯買，買生鬱林太守外，外生巨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頓令欽，欽生光武。光武年九歲而孤，養于叔父良。身長七尺三寸，美須眉，大口，隆準，日角。性勤于稼穡，而兄伯升好俠養士，常非笑光武事田業，比之高祖兄仲。王莽天鳳中，乃之長安，受《尚書》，略通大義。

莽末，天下連歲灾蝗，寇盜蜂起。地皇三年，南陽荒饑，諸家賓客多爲小盜。光武避吏新野，因賣谷于宛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識說光武雲：『劉氏復起，李氏爲輔。』光武初不敢當，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，必舉大事，且王莽敗亡已兆，天下方亂，遂與定謀，于是乃市兵弩。十月，與李通從弟軼等起于宛，時年二十八。

十一月，有星孛于張。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。時伯升已會衆起兵。初，諸家子弟恐懼，皆亡逃自匿，曰『伯升殺我』。及見光武絳衣大冠，皆驚曰『謹厚者亦復爲之』，乃稍自安。伯升于是招新市、平林兵，與其帥王鳳、陳牧西擊長聚。光武初騎牛，殺新野尉乃得馬。進屠唐子鄉，又殺湖陽尉。軍中分財物不均，衆恚恨，欲反攻諸劉。光武斂宗人所得物，悉以與之，衆乃悅。進拔棘陽，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、屬正梁丘賜戰于小長安，漢軍大敗，還保棘陽。

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，漢軍復與甄阜、梁丘賜戰，于泚水西，大破之。斬阜、賜。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、秩宗將軍陳茂于淯陽，進圍宛城。

二月辛巳，立劉聖公爲天子，以伯升爲大司徒，光武爲太常偏將軍。

三月，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、定陵、鄧，皆下之。多得牛、馬、財物，谷數十萬斛，轉以饋宛下。莽聞阜、賜死，漢帝立，大懼，遣大司徒王尋、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，其甲士四十二萬人，五月，到潁川，復與嚴尤、陳茂合。初，光武爲春陵侯家訟逋租于尤，尤見而奇之。及是時，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，但會兵計策。尤笑曰：『是美須眉者邪？何爲乃如是！』

初，王莽征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，并以爲軍吏；選練武衛，招募猛士，旌旗輜重，千里不絕。時有長人巨無霸，長一丈，大十圍，以爲壘尉；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，以助威武。自秦、漢出師之盛，未嘗有也。光武將數千兵，徼之于陽關。諸將見尋、邑兵盛，反走，馳入昆陽，皆惶怖，憂念妻孥，欲散歸諸城。光武議曰：『今兵谷既少，而外寇強大，并力御之，功庶可立；如欲分

散，勢無俱全。且宛城未拔，不能相救，昆陽即破，一日之間，諸部亦滅矣。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財物邪？」諸將怒曰：「劉將軍何敢如是！」光武笑而起。會候騎還，言大兵且至城北，軍陳數百里，不見其后。諸將遽相謂曰：「更請劉將軍計之。」光武復爲圖畫成敗。諸將憂迫，皆曰「諾」。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，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、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，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、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，出城南門，于外收兵。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，光武幾不得出。既至鄧、定陵，悉發諸營兵，而諸將貪惜財貨，欲分留守之。光武曰：「今若破敵，珍贄萬倍，大功可成；如爲所敗，首領無余，何財物之有！」衆乃從。

嚴尤說王邑曰：「昆陽城小而堅，今假號者在宛，亟進大兵，彼必奔走；宛敗，昆陽自服。」邑曰：「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，坐不生得，以見責讓。今將百萬之衆，遇城而不能下，何謂邪？」遂圍之數十重，列營百數，雲車十余丈，瞰臨城中，旗幟蔽野，埃塵連天，鉦鼓之聲聞數百里。或爲地道，冲棚搥城。積弩亂發，矢下如雨，城中負戶而汲。王鳳等乞降，不許。尋、邑自以爲功在漏刻，意氣甚逸。夜有流星墜營中，晝有雲如壞山，當營而隕，不及地尺而散，吏士皆厭伏。

六月己卯，光武遂與營部俱進，自將步騎千余，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。尋、邑亦遣兵數千合戰。光武奔之，斬首數十級。諸部喜曰：「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，且復居前。請助將軍！」光武復進，尋、邑兵却，諸部共乘之，斬首數百千級。連勝，遂前。時伯升拔宛已三日，而光武尚未知。乃僞使持書報城中，雲「宛下兵到」，而陽墮其書。尋、邑得之，不烹。諸將既經累捷，膽氣益壯，無不一當百。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，從城西水上冲其中堅，尋、邑陳亂，乘銳崩之，遂殺王尋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勢，震呼動天地，莽兵大潰，走者相騰踐，奔殪百余里間。會大雷風，屋瓦皆飛，雨下如注，潢川盛溢，虎豹皆股戰，士卒爭赴，溺死者以萬數，水爲不流。王邑、嚴尤、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。盡獲其軍實輜重、車甲珍寶，不可勝算，舉之連月不盡，或燔燒其余。

光武因復徇下潁陽。會伯升爲更始所害，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。司徒官屬迎吊光武，光武難交私語，深引過而已。未嘗自伐昆陽之功，又不敢爲伯升服喪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慚，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，封武信侯。

九月庚戌，三輔豪杰共誅王莽，傳首詣宛。

更始將北都洛陽，以光武行司隸校尉，使前整修官府。于是置僚屬，作文移，從事司察，一如舊章。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，見諸將過，皆冠幘，而服婦人衣，諸于綉襪，莫不笑之，或有畏而走者。及見司隸僚屬，皆歡喜不自勝。老吏或垂涕曰：「不圖今日夏見漢

官威儀！』由是識者皆屬心焉。及更始至洛陽，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。十月，持節北度河，鎮慰州郡。所到部縣，輒見二千石、長吏、三老、官屬，下至佐史，考察黜陟，如州牧行部事。輒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復漢官名。吏人喜悅，爭持牛、酒迎勞。

進至邯鄲，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：『赤眉今在河東，但決水灌之，百萬之衆可使爲魚。』光武不答，去之真定。林于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興，十二月，立郎爲天子，都邯鄲，遂遣使者降下郡國。

二年正月，光武以王郎新盛，乃北徇薊。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，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，城內擾亂，轉相驚恐，言邯鄲使者方到，二千石以下皆出迎。于是光武趣駕南轅，晨夜不敢入城邑，舍食道傍。至饒陽，官屬皆乏食。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，入傳舍。傳吏方進食，從者饑，爭奪之。傳吏疑其僞，乃椎鼓數十通，給言邯鄲將軍至，官屬皆失色。光武升車欲馳，既而懼不免，徐還坐，曰：『請邯鄲將軍入。』久乃駕去。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。門長曰：『天下詎可知，而閉長者乎？』遂得南出。晨夜兼行，蒙犯霜雪，天時寒，面皆破裂。至呼沱河，無船，適遇冰合，得過，未畢數車而陷。進至下博城西，遑惑不知所之。有白衣老父在道旁，指曰：『努力！信都郡爲長安守，去此八十里。』光武即馳赴之，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。世祖因發旁縣，得四千人，先擊堂陽、貫縣，皆降之。王莽和（戎）〔成〕卒正邳彤亦舉郡降。又昌城人劉植，宋子人耿純，各率宗親子弟，據其縣邑，以奉光武。于是北降下曲陽，衆稍合，樂附者至有數萬人。

復北擊中山，拔盧奴。所過發奔命兵，移檄邊部，共擊邯鄲，郡縣還復響應。南擊新市、真定、元氏、防子，皆下之，因入趙界。

時，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，漢兵不知而進，前部偏將朱浮、鄧禹爲育所破，亡失輜重。光武在后聞之，收浮、禹散卒，與育戰于郭門，大破之，盡得其所獲。育還保城，攻之不下，于是引兵拔廣阿。會上谷大守耿况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、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，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，光武因大饗士卒，遂東圍巨鹿。王郎守將王饒堅守，月余不下。郎遣將倪宏、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，光武逆戰于南嶽，斬首數千級。四月，進圍邯鄲，連戰破之。五月甲辰，拔其城，誅王郎。收文書，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。光武不省，會諸將軍燒之，曰：『令反側子自安。』

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，悉令罷兵詣行在所。光武辭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。自是始貳于更始。

是時，長安政亂，四方背叛。梁王劉永擅命睢陽，公孫述稱王巴蜀，李憲自立爲淮南王，秦豐自號楚黎王，張步起琅邪，董憲起東

海，延岑起漢中，田戎起夷陵，并置將帥，侵略郡縣。又別號諸賊銅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連、鐵脛、大搶、尤來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鄉、五幡、五樓、富平、獲索等，各領部曲，衆數百萬，所在寇掠。

光武將擊之，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。幽州牧苗曾不從，漢遂斬曾而發其衆。

秋，光武擊銅馬于鄴，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。賊數挑戰，光武堅營自守，有出鹵掠者，輒擊取之，絕其糧道。積月余日，賊食盡，夜遁去，追至館陶，大破之。受降未盡，而高湖、重連從東南來，與銅馬衆合，光武復與大戰于蒲陽，悉破降之，封其渠帥爲列侯。降者猶不自安，光武知其意，敕令各歸營勒兵，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。降者更相語曰：『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！』由是皆服。悉將降人分配諸將，衆遂數十萬，故關西號光武爲『銅馬帝』。

赤眉別帥與大彤、青犢十余萬衆在射犬，光武進擊，大破之，衆皆散走。使吳漢、岑彭襲殺謝躬于鄴。青犢、赤眉賊入函谷關，攻更始。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，以乘更始、赤眉之亂。時，更始使大司馬朱鮪、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，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。

建武元年春正月，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，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。

光武北擊尤來、大搶、五幡于元氏，追至右北平，連破之。又戰于順水北，乘勝輕進，反爲所敗。賊追急，短兵接，光武自投高岸，遇突騎王豐，下馬授光武，光武撫其肩而上，顧笑謂耿弇曰：『幾爲虜嗤。』弇頻射却賊，得免。士卒死者數千人，散兵歸保範陽。軍中不見光武，或雲已沒，諸將不知所爲。吳漢曰：『卿曹努力！王兄子在南陽，何憂無主？』衆恐懼，數日乃定。賊雖戰勝，而素憚大威，客主不相知，夜遂引去。大軍復進至安次，與戰，破之。斬首三千余級。賊入漁陽，乃遣吳漢率耿弇、陳俊、馬武等十二將軍追占于潞東，及平谷，大破滅之。

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，馮異、寇恂與戰，大破之，斬其將賈強。于是諸將議上尊號。馬武先進曰：『天下無主。如有聖人承敝而起，雖仲尼爲相，孫子爲將，猶恐無能有益。反水不收，后悔無及。大王雖執謙退，奈宗廟社稷何！宜且還薊即尊位，乃議征伐。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？』光武驚曰：『何將軍出是言？可斬也！』武曰：『諸將盡然。』光武使出曉之，乃引軍還至薊。

夏四月，公孫述自稱天子。

光武從薊還，過範陽，命收葬吏士。至中山，諸將復上奏曰：『漢遭王莽，宗廟廢絕，豪杰憤怒，兆人涂炭。王與伯升首舉義兵，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，而不能奉承大統，敗亂綱紀，盜賊日多，群生危蹙。大王初征昆陽，王莽自潰，后拔邯鄲，北州弭定，參分天下而有其二，跨州據土，帶甲百萬。言武力則莫之敢抗，論文德則無所與辭。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，天命不可以謙拒，惟大王以社稷爲計，萬姓爲心。』光武又不聽。

行到南平棘，諸將復固請之。光武曰：『寇賊未平，四面受敵，何遽欲正號位乎？諸將且出。』耿純進曰：『天下士大夫捐親戚，弃土壤，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，其計固望其攀龍鱗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耳。今功業即定，天人亦應，而大王留時逆衆，不正號位，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，則有去歸之思，無爲久自苦也。大衆一散，難可復合。時不可留，衆不可逆。』純言甚誠切，光武深感，曰：『吾將思之。』

行至鄆，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强華自關中奉《赤伏符》，曰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斗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』。群臣因復奏曰：『受命之符，人應爲大，萬里合信，不議同情，周之白魚，曷足比焉？今上無天子，海內淆亂，符瑞之應，昭然著聞，宜答天神，以塞群望。』光武于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鄆南千秋亭五成陌。

六月己未，即皇帝位。燔燎告天，禋于六宗，望于群神。其祝文曰：『皇天上帝，后土神只，眷顧降命，屬秀黎元，爲人父母，秀不敢當。群下百辟，不謀同辭，咸曰：『王莽篡位，秀發憤興兵，破王尋、王邑于昆陽，誅王郎，銅馬于河北，平定天下，海內蒙恩。上當天地之心，下爲元元所歸。』識記曰：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爲天子。』秀猶固辭，至于再，至于三。群下僉曰：『皇天大命，不可稽留。』敢不敬承。』于是建元爲建武，大赦天下，改鄆爲高邑。

是月，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。

甲子，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于安邑，大破之，斬其將劉均。

秋七月辛未，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。

丁丑，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。

壬午，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，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，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，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，偏將軍朱祐爲

建義大將軍，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。

時，宗室劉茂自號『厭新將軍』，率衆降，封爲中山王。

己亥，幸懷。遣耿弇率強將軍陳俊、軍五社津，備滎陽以東。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、執金吾賈復、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。

八月壬子，祭社稷。癸丑，祠高祖、太宗、世宗于懷宮。進幸河陽。更始稟丘王田立降。

九月，赤眉入長安，更始奔高陵。辛未，詔曰：『更始破敗，弃城逃走，妻子裸袒，流冗道路。朕甚愍之。今封更始爲淮陽王。吏人敢有賊害者，罪同大逆。』

甲申，以前（高）密令卓茂爲太傅。

辛卯，朱鮪舉城降。

冬十月癸丑，車駕入洛陽。幸南却非殿，遂定都焉。

遣岑彭擊荊州群賊。

十一月甲午，幸懷。

劉永自稱天子。

十二月丙戌，至自懷。

赤眉殺更始，而隗囂據隴右，盧芳起安定。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于曲梁，戰歿。

二年春正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于鄴東，大破降之。庚辰，封功臣皆爲列侯，大國四縣，余各有差。下詔曰：『人情得足，苦于放縱，快須臾之欲，忘慎罰之義。惟諸將業遠功大，誠欲傳于無窮，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戰戰栗栗，日慎一日。其顯效未酬，各籍未立者，大鴻臚趣上，朕將差而錄之。』博士丁恭議曰：『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，故利以建侯，取法于雷，強干弱枝，所以爲治也。今封諸侯四縣，不合法制。』帝曰：『古之亡國，皆以無道，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。』乃遣謁者即授印綬，策曰：『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。敬之戎之。傳爾子孫，長爲漢藩。』

壬午，更始復漢將軍鄧曄、輔漢將軍于匡降，皆復爵位。

壬子，起高廟，建社稷于洛陽，立郊兆于城南，始正火德，色尚赤。

是月，赤眉焚西京宮室，發掘園陵，寇掠關中。大司徒鄧禹入長安，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，納于高廟。

真定王楊、臨邑侯讓謀反，遣前將軍耿純誅之。

二月己酉，幸修武。

大司空王梁免。壬子，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。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，破之，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。

漁陽太守彭寵反，攻幽州牧朱浮于薊。

延岑自稱武安王于漢中。

辛卯，至自修武。

三月乙未，大赦天下，詔曰：「頃獄多冤人，用刑深刻，朕甚愍之。孔子雲：『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』其與中二千石、諸大夫、博士、議郎議省刑法。」

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鄧王尹遵，破降之。

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，戰歿。

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。夏四月，圍永于睢陽。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而附劉永。

甲午，封叔父良爲廣陽王，兄子章爲太原王，章弟興爲魯王，舂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。

五月庚辰，封更始元氏王歙爲泗水王，故真定王楊子得爲真定王，周后姬常爲周承休公。癸未，詔曰：「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，恣聽之。敢拘執，論如律。」

六月戊戌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，子強爲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增郎、謁者、從官秩各一等。丙午，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。

秋八月，帝自將征五校。丙辰，辛內黃，大破五校于葦陽，降之。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，與彭寵戰于潞，隆軍敗績。蓋延拔睢

陽，劉永奔譙。

破虜將軍鄧奉據涪陽反。

九月壬戌，至自內黃。驃騎大將軍景丹薨。

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。

關中饑，民相食。

冬十一月，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，率八將軍討鄧奉于堵鄉。銅馬、青犢、尤來余賊共立孫登爲天子于上郡。登將樂玄殺登，以其衆五萬余人降。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。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、徐二州，招張步降之。

十二月戊午，詔曰：『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，先靈無所依歸，朕甚愍之。其并復故國。若侯身已歿，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，封拜。』

是歲，蓋延等大破劉永于沛西。初，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黃金一斤易粟一斛，至是野谷旅生，麻未尤盛，野蠶成繭，被于山阜，人收其利焉。

三年春正月甲子，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軍，杜茂爲驃騎大將軍。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溪，禹、異敗績。

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，斬張滿。辛巳，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。壬午，大赦天下。

閏月乙巳，大司徒鄧禹免。

馮異與赤眉戰于崤底，大破之，余衆南向宜陽，帝自將征之。己亥，幸宜陽。甲辰，親勒六軍，大陳戎也，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，中軍次之，驍騎、武衛分陳左右。赤眉望見震怖，遣使乞降。丙午，赤眉君臣面縛，奉高皇帝璽綬，詔以屬城門校尉。戊申至自宜陽。己酉，詔曰：『群盜縱橫，賊害元元，盆子竊尊號，亂惑天下。朕奮兵討擊，應時崩解，十余萬衆束手降服，先帝璽綬歸之王府。斯皆祖宗之靈，士人之力，朕曷足以享斯哉！其擇吉日祠高廟，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后者爵，人一級。』

二月己未，祠高廟，受傳國璽。

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，張步爲齊王。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。幸懷。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于軹西，大破降之。

三月壬寅，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。彭寵陷薊城，寵自立爲燕王。帝自將征鄧奉，幸堵陽。

夏存四月，大破鄧奉于小長安，斬之。馮異與延岑戰于上林，破之。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于廣樂，大破之。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于睢陽。

五月己酉，車駕還宮。乙卯晦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壬戌，大赦天下。耿弇與延岑戰于穰，大破之。

秋七月，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，戰于黎丘，大破之，獲其將蔡宏。庚辰，詔曰：『吏不滿六百石，下至墨綬長、相，有罪先請。男子八十以上，十歲以下，及婦人從坐者，自非不道、詔所名捕，皆不得系。當驗問者，即就驗。女徒雇山歸家。』蓋延拔睢陽，獲劉永，而蘇茂、周建立、永子紆爲梁王。

冬十月壬申，幸春陵，祠園廟，因置酒舊宅，大會故人父老。

十一月乙未，至自春陵。涿郡太守張豐反。

是歲，李憲自稱天子。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。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于東陽，斬其將張成。

四年春正月甲申，大赦天下。

二月壬子，壬懷。壬申，至自懷。

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于武當，破之。

夏四月丁巳，幸鄴。己巳，進幸臨平。

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賊于箕山，大破之。

五月進幸元氏。辛巳，進幸盧奴。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于涿郡，斬豐。

六月辛亥，車駕還宮。

七月丁亥，幸譙。遣捕虜將軍馬武、偏將軍王霸圍劉紆于垂惠。

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，憲圍之。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，不克，蘭陵爲憲所陷。

秋八月戊午，進幸壽春。

太中大夫徐憚擅殺臨淮太守劉度，憚坐誅。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。

九月，圍憲于舒。

冬十月甲寅，車駕還宮。

太傅卓茂薨。

十一月丙申，幸宛。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于黎丘。

十二月丙寅，進幸黎丘。

是歲，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于陳倉，破之。

五年春正月癸巳，車駕還宮。

二月丙午，大赦天下。

捕虜將軍馬武、偏將軍王霸拔垂惠。乙丑，幸魏郡。壬申，封殷后孔安爲殷紹嘉公。

彭寵爲其蒼頭所殺，漁陽平。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、獲索賊于平原，大破降之。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。

三月癸未，徙廣陽王良爲趙王，始就國。

平狄將軍龐萌反，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。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于津鄉，大破之。

夏四月，旱，蝗。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。

五月丙子，詔曰：『久旱傷麥，秋種未下，朕甚憂之。將殘吏未勝，獄多冤結，元元愁恨，感動天氣乎？其令中都官、三輔郡、國出系囚，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，見徒免爲庶人。務進柔良，退貪酷，各正厥事焉。』

六月，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，獲秦豐；而龐萌、蘇茂圍桃城。帝時幸蒙，因自將征之。先理兵任城，乃進救桃城，大破萌等。

秋七月丁丑，幸沛，祠高原廟。詔修復西京園陵。進幸湖陵，征董憲。又幸蕃，遂攻董憲于昌慮，大破之。

八月己酉，進幸郟，留吳漢攻劉紆、董憲等，車駕轉徇彭城、下邳。吳漢拔郟，獲劉紆；漢進圍董憲、龐萌于朐。